

《格萨尔》研究丛书

《格萨尔》学史稿

扎西东珠 王兴先 编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I207.9
24

《格萨尔》研究丛书

《格萨尔》学史稿

扎西东珠 王兴先 编著

泡水已
处理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格萨尔》学史稿 / 扎西东珠, 王兴先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3

(格萨尔研究丛书)

ISBN 7-5421-0882-4

I. 格... II. ①扎... ②王... III. 格萨尔—文学研
究 IV. I207.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2002)第097389号

责任编辑:赵兰泉 杨 昀

封面、装帧设计:东峰

图案绘制:散人

《格萨尔》研究丛书

《格萨尔》学史稿

扎西东珠 王兴先 编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296号)

兰州市兰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21.5 插页 2 字数 510 千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421-0882-4/I·176 定价:45.00元

目 录

绪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学科

第一节 缘起与建立.....	(2)
第二节 体系与意义.....	(6)
第三节 现状与前景.....	(9)

第一编 搜集、整理与抢救

第一章 《格萨(斯)尔》的流布概况	(19)
第一节 在藏族地区	(19)
第二节 在蒙古族地区	(27)
第三节 在土、撒拉、裕固族地区	(30)
第四节 在普米、纳西、白族、摩梭人等民族地区.....	(36)
第五节 在国外	(42)
一、在前苏联布里亚特、卡尔梅克地区.....	(42)
二、在巴基斯坦巴尔蒂斯坦地区	(44)
三、在前印度吉尔吉特地区	(49)
四、在拉达克地区	(53)
五、在尼泊尔东部地区	(54)
六、在锡金雷普查人中	(55)
第六节 遗迹、遗物与风物传说概览	(55)
一、藏族地区	(55)
二、蒙古族地区	(64)
三、土、撒拉、裕固族地区	(66)
四、普米、纳西、白族地区	(68)
第二章 搜集、整理与抢救.....	(71)

第一节	17至20世纪40年代的搜集、整理	(72)
第二节	新中国建立初期较大范围的调查与搜集、整理	(80)
第三节	1979年之后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抢救性搜集、整理	(88)
第四节	说唱、书写艺人及僧侣文人的书面创作.....	(98)
第五节	口头传唱本的价值定位.....	(104)
第六节	搜集整理的共识与规范.....	(108)

第二编 译介与编纂、出版

第三章 翻译、介绍	(113)
第一节 历史上对《格萨(斯)尔》的译介	(114)
第二节 20世纪50、60年代的译介	(117)
第三节 20世纪70年代末及其以后的译介	(122)
第四节 国外各个时期译介概况.....	(124)
第五节 史诗翻译的难点与规范.....	(127)
附 录:1980~2001年部分译介文本目录	(135)
(一)汉译藏、蒙、土族《格萨(斯)尔》部分	(135)
(二)汉译外文文献部分	(137)
第四章 编纂、出版	(143)
第一节 历史上的木刻版本.....	(143)
第二节 国内各个时期的编纂与出版.....	(145)
第三节 国外各个时期的编纂与出版.....	(152)
附录:赵秉理搜集整理、陈宗祥审订的《国外刊印的部分 《格萨尔》部本目录》	(159)

第三编 多学科研究

第五章 史诗基本理论的研究	(171)
第一节 史诗基本理论研究发展概述.....	(172)
第二节 关于史诗类型.....	(176)
第三节 关于史诗与神话、传说	(179)
第四节 关于史诗的产生与发展.....	(181)
第五节 关于史诗母题与结构.....	(185)
第六节 关于史诗的美学特征.....	(187)
第六章 文学研究	(189)
第一节 20世纪30、40年代的研究	(190)
第二节 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研究	(191)
第三节 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文学研究	(195)
一、情节与结构.....	(196)
二、创作方法与艺术特点.....	(200)
三、人物形象与艺术典型化	(202)
四、诗歌、谚语、叙述与修辞.....	(209)
第四节 对思想内容与主题变异的认识与再认识.....	(217)
第五节 在少数民族文学及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定位	(224)
第七章 史学研究	(232)
第一节 16至20世纪30、40年代的研究	(235)
第二节 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研究	(241)
一、对《格萨尔》产生、形成、发展的时空研究与相关问题的探索与 讨论	(241)
二、历史背景与史学价值定位问题的探索与讨论.....	(253)

第三节 文献考据与困惑	(265)
第八章 语言学研究.....	(266)
第一节 对《格萨(斯)尔》语言学研究价值的认识	(266)
第二节 《格萨(斯)尔》文学语言与自然语言的比较	(271)
第三节 方言与《格萨(斯)尔》的传播	(273)
第四节 异民族语言文化相互间对史诗的影响.....	(274)
第五节 《格萨(斯)尔》的文化语言学研究现状与前景展望	(276)
第九章 艺术研究.....	(279)
第一节 《格萨尔》与民间艺术.....	(280)
第二节 说唱音乐研究.....	(293)
第三节 对《格萨尔》的艺术改编.....	(300)
第四节 对民间文艺与作家、艺术家创作的影响	(306)
第十章 宗教研究.....	(309)
第一节 18至20世纪60年代的宗教研究	(310)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宗教研究	(312)
一、《格萨(斯)尔》与宗教的关系	(312)
二、《格萨(斯)尔》中原始信仰所表现的“原始精神”	(321)
三、佛教与苯教在藏传史诗不同部、本中的侧重点与倾向	(327)
四、藏传史诗中的神灵类型与系统.....	(333)
五、宗教斗争与宗教仪轨.....	(337)
第十一章 民族学研究.....	(347)
第一节 20世纪50、60年代的认识	(348)
第二节 20世纪80年代及其以后的深入研究	(349)
一、对“格萨尔”一名的探索与讨论.....	(349)
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353)
三、婚姻、家庭、妇女地位	(356)
四、氏族、部落、胞族、部族	(362)

五、部落战争与军事形态	(369)
六、史诗所表现的宇宙观、道德观、审美价值观	(376)
七、自然、图腾、祖先崇拜事象及其意蕴	(388)
八、古代民族关系	(395)
第十二章 民俗学研究	(405)
第一节 20世纪40至60年代的关注	(406)
第二节 关于《格萨尔》中的民俗事象及其意义	(408)
第三节 《格萨尔》民俗的特征	(427)
第四节 《格萨尔》民俗的研究价值	(435)
第五节 与史诗流传相关的民俗	(437)
第十三章 比较研究	(446)
第一节 20世纪50、60年代及其以前的比较研究概述	(447)
第二节 藏文《格萨尔》分章本与分部本的差别及其特点	(449)
第三节 蒙古文《格斯尔》各版本的考辨与比较	(454)
第四节 “源”与“流”的关系研究	(462)
第五节 异地异民族所传《格萨(斯)尔》及与其他史诗之比较	(474)
一、对藏族不同地域及境外流传的《格萨尔》相互之间的比较研究	(474)
二、藏传《格萨尔》与其他民族所传《格萨尔》比较研究	(480)
三、对《格萨(斯)尔》与其他民族其他史诗的比较研究	(492)
第六节 《格萨(斯)尔》与非史诗文本之比较	(497)
第七节 《格萨(斯)尔》与国外史诗之比较	(503)
第十四章 艺人研究	(513)
第一节 藏族艺人的不同类型与演唱形式	(515)
第二节 艺人的生存环境、天赋与知识积累	(520)

第三节 藏族艺人的记忆奥秘与史诗传承.....	(525)
第四节 各民族艺人异同点种种.....	(534)
附录	
1. 青海省《格萨(斯)尔》史诗民间说唱艺人一览表	(537)
2. 1991 年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授予《格萨(斯)尔》艺人“说唱家”称号及受表彰的艺人名单	(541)

第四编 人物与成果

第十五章 《格萨(斯)尔》优秀艺人及其说唱部本、章节目录	(547)
第一节 藏族优秀艺人小传及其说唱部本目录	(548)
第二节 蒙古族优秀艺人小传及其说唱章节	(605)
第三节 土族优秀艺人小传及其说唱部本	(614)
第十六章 《格萨(斯)尔》代表性研究者及其成果概览	(622)
附录:国外部分《格萨尔》研究论著目录	(655)
主要参考书目	(676)
跋语	(679)

绪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格萨尔学”学科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一部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内容丰富、规模宏大、场景壮阔、人物众多、技艺精湛、卷帙浩繁、伟大而优美的英雄史诗。它具有极高的文学欣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

《格萨尔》凝聚着藏族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结晶，知识的宝库。它不仅形象地记述了藏民族“童年”时期的生产劳动、社会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悠久历史的形成及其发展进程，也反映了藏民族对自己所生存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社会的认识、态度、评价，以及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因而它是一部藏民族的心灵史，一部记述藏民族古代部落社会方方面面的具有大百科全书功能及其多方面价值的民族史，一部全面反映藏民族传统观念、价值观念的文化史。

随着原始民族(VOLK、复数 VOLKER)、古代民族(VOLKERSCHAFT)的分化、融合、迁徙及民族战争、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宗教文化心理的趋同等历史、地缘环境因素的影响，《格萨尔》除了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区的藏族聚居区广泛流传之外，还在与藏区毗邻的周边地区及相距较远的内蒙、新疆等其他民族地区流传，甚至在毗邻我国的拉达克、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

蒙古、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及前苏联的卡尔梅克、布里亚特等国家和地区亦有流传，并同上述地区的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撒拉族、普米族、纳西族（包括摩梭人）、白族、傈僳族、巴尔蒂人、卡尔梅克人、布里亚特人、吉尔吉特人、雷普查人等民族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为本民族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独特形式的民族史诗。在流传、演变、本民族化的过程中，它起到了知识汇总、生活教育、陶冶情操、传播信仰、精神寄托、文艺娱乐等作用。它往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保留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烙印，融合了许多思想和艺术精华。所以，《格萨（斯）尔》不仅是一部伟大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研究古代藏族和蒙古族、土族等相关民族的关系史。是相关各民族的一座文化宝库。

《格萨（斯）尔》一经藏族和各相关民族人民创造、演变与本民族化之后，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丰富了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同时，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也给人类的史诗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在人类文化群山之中耸立起一座高峰，从而与世界著名史诗相媲美。

第一节 缘起与建立

“格萨尔学”是以民族史诗《格萨（斯）尔》为研究对象的社会文化学科。《格萨尔》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是在 20 世纪末叶才形成较为完备的科学体系的。

有关《格萨尔》学的知识资料在我国则发源较早。在我国 20 世纪前的大约 700 多年时间里，约有 40 多种藏文史书典籍记载了不同身世的历史（或传说）人物——格萨尔的活动。古代藏族学者如 17 世纪的著名经师拉隆·协白多吉、黑河绕登寺五世活佛洛桑旦

增、19世纪的著名学者米旁·朗吉嘉措等，曾对《格萨尔》作了自觉的宗教证明和不自觉的历史解释。而18世纪的著名学者松巴·益西班觉尔、近代的史学家安多·更登群培等，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宗教思想的束缚，对《格萨尔》有了具有某种科学意义的认识。他们对格萨尔的不同原型进行了比较接近客观历史事实的考证后，确认“格萨尔虽然实有其人，但《格萨尔王传》中的格萨尔，则是根据历史上的人物，作了过分渲染和夸张，已经不是原来的真实人物了”。^①他们虽非系统的、并无严格历史意义的认识和研究，却为后世奠定了《格萨尔》传统意义上的研究基础。同时，也应看到，以往藏族学者以藏族历史和藏传佛教为文化背景的研究，其思想内核的宗教性，使《格萨尔》研究形成一种“既定”的思维模式，也给后世——尤其是藏族知识界，造成了具有某种思维惯性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易充分认识。

20世纪30、40年代，我国老一辈民族学学者任乃强、韩儒林、刘立千、彭公候、陈宗祥等，对这部史诗作了以介绍为主要特征的发掘、评述、翻译，开了中国当代“格萨尔学”的先河，功不可没。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文艺、民族政策指引下，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及时地对《格萨尔》展开了较大规模的调查和搜集工作，同时也开展了整理、翻译、出版、研究工作，取得了较大成绩，向世人初步展示了这部史诗宏伟的规模、灿烂的艺术光辉。这一时期的工作，在《格萨尔》学的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这一时期（1956～1965年）的研究，则侧重于介绍性的评述，主要从文学视角给予关注。徐国琼的《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文学评论》1959.6）、中国科学院内蒙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的《蒙族史诗〈格斯尔传〉简论》（《文学评论》1960.6）、黄静涛的《〈格萨尔〉序言》

^① 白玛次仁：《根据藏文资料谈谈关于岭·格萨尔的历史、史诗和画像说方面的情况》，《民族文学译丛》第2集。

(《青海湖》1962.5~6)、草轩的《语言·习俗·精神面貌——谈〈格萨尔·霍岭大战〉的民族特色》(《青海湖》1962.7)代表了这一时期我国《格萨(斯)尔》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

这一时期的工作,取得了经验,培养了人才,准备了力量,为格萨尔学的再度兴起奠定了基础(十多年后《格萨尔》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明白无误地验证了这一切)。

但这一在《格萨尔》学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业如同其他文化事业一样,遭到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格萨尔》被定为“大毒草”,禁止说唱、搜集、出版、发行,一些民间艺人与格萨尔工作者受到残酷迫害。

粉碎四人帮后,《格萨尔》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筹备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向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呈送了《关于抢救藏族史诗〈格萨尔〉的报告》后,获得党和国家领导部门的重视。1981年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格萨尔》工作会议上,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在进行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工作的同时,应积极开展对《格萨尔》的研究,《格萨尔》应成为一门学科”^①。从1983年开始,我国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列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1984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下达了“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并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格萨尔〉的报告》。随之,从中央到青、藏、川、甘、滇、内蒙、新疆,都成立了《格萨(斯)尔》工作领导机构及其办事机构,统一领导和组织、开展《格萨(斯)尔》的抢救性搜集、整理以及出版、翻译、研究工作之后,各方面工作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格萨尔》

^① 《全国第二次〈格萨尔〉工作会议纪要》,《民族文学研究》1981.1~2。

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1985年9月，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举行的首次《格萨(斯)尔》全国学术讨论会上，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的王平凡在总结以往工作成绩的基础上，适时地明确提出了关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问题。至此，该学科科学体系的形成已是初见端倪。

1991年4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甘肃人民出版社、中共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行的《格萨尔学集成》^①首发式及出版座谈会上，与会者中的大多数人认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1989年11月、1991年8月、1993年7月、1996年7月、2002年7月连续五届“《格萨(斯)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我国成都、拉萨、锡林浩特、兰州、西宁的相继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除了说明《格萨尔》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之外，还标志着我国格萨尔学学科建设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具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学体系已基本形成。同时，“格学”业已成为国际性藏学研究中与历史研究、宗教研究、藏语研究并列的四个热门学科之一，《格斯尔》研究也已成为国际性蒙古学研究中的重要研究领域。

《格萨尔》学科学体系的建立，是基于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下，对这门新兴学科在学说上的系统化把握。也就是说，对这部史诗现有的、零散的、个别的、不完整的认识与研究，通过考察、分析、梳理、综合研究，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化，从而达到整体的、系统的科学组合。

^① 该书由青海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赵秉理编纂。

第二节 体系与意义

我们所说的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学体系是由下述四大体系作为其基本构成的：

1. 一支仍在说唱、创作、丰富、发展《格萨尔》，从而使这部伟大史诗保持当今世界惟一的活的形态的优秀民间艺人队伍体系；
2. 有组织有计划地调查、搜集、整理的丰富的资料、实物等，以及已经或将要出版的完整的《格萨(斯)尔》多种版本及译本构成的研究对象体系；
3. 一支能力强、素质好、知识结构相对合理、热爱格学事业的梯队结构的研究队伍体系；
4. 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多学科交叉的开放史诗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体系。

而格学研究成果及其理论体系，是以纵、横两方面的学说理论为座标建构其体系的。

从纵的方面讲，一是在以文学、史诗学的一般理论阐释《格萨尔》与世界其他著名史诗共有的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以藏、蒙、土、裕固、普米、纳西、白、傈僳、羌等民族形成、发展的广阔历史、文化为背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考察、分析、研究《格萨尔》不同于世界其他著名史诗的特殊性，探讨其特质性规律，从而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深度的史诗学理论的阐释；二是用史诗学理论探讨研究《格萨尔》学本身的发展史。它包括：《格萨尔》的产生、形成、发展史；《格萨尔》的版本史；《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史；《格萨尔》的艺人说唱史；《格萨尔》的音乐、绘画、雕塑史；《格萨尔》在藏族、蒙古族及其他民族中的流传、演变、分布史；《格萨尔》的风物、传说史；《格萨尔》的翻译史；《格萨尔》的研究史，等等。通过对“史”的研究，从

古代到现代、从个别到一般、从史诗到文化、从分析到综合、从部分到整体地把握《格萨尔》学的发展规律。

其有利条件，一是流传《格萨尔》的各相关民族，仅在半个世纪前，各民族的文化、经济形态还存在巨大的差别，供我们研究的各种精神的、物质的材料不难搜集，一旦这些宝贵资料得以充分开发利用，中国格学研究必将产生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二是《格萨尔》所流传的相关民族多，流布地域广阔，而且民族特征明显。这样，探索各民族所流传的《格萨尔》的共同性和差异性，从中发现并总结规律性的东西，也将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我们有一支勇于探索、勇于献身于格学研究事业的科研队伍，这支队伍已经或正在批判地有选择地吸收国外史诗理论，进而建立中国史诗学的理论不但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总而言之，这三大有利条件充分说明，我国正在或将要建立的《格萨尔》学理论体系不是对西方史诗学的抄袭与模仿，而是有中国特色的、既符合流传《格萨尔》的各相关民族的实际，又符合世界史诗发展的普遍规律的中国“格学”理论体系。

从横的方面讲，由于《格萨尔》本身所具有的大百科全书的功能及其多方面的价值，仅以文学、史学、史诗学的一般理论探讨、阐释这部史诗，显然是很不够的，视野毕竟是狭窄的，学术价值也是有限的。这就需要多学科交叉——多角度、多侧面地探讨、研究，从神话学、地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宗教学、音乐学、美学、经济学、古代军事学、伦理学、心理学，甚至自然科学门类的人体学、农牧学、藏医学、天象学等学科的角度，全方位认识、发掘《格萨尔》这座宝山所蕴藏的丰富的固有价值。如果将这种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坚持并发扬开去，那么格学研究必有更为新颖的发掘和创见，并有可能形成“格学”研究中的文艺学派、历史学派、考证学派和民俗学派、民族学派、宗教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结构主义学

派、形式主义学派、接受美学学派，等等。“格学”科学体系的建设，将会是富有深度和广度的高水平的建设。

以多种学科理论深化“格学”研究，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也是研究方法的需要。因为，多种方法是建立并促进格学进一步发展的必要途径。所以，在格学学科体系建设中，既充分运用已经熟悉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借鉴、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已被近二十年的格学研究实践证明是极为有益的。新的方法常常带给格学研究以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力量。比如，已有学者用系统分析和综合研究的方法，探讨了《格萨尔》的产生、形成、发展阶段问题；已有多人用现代文学心理学的理论方法对说唱艺人何以能够熟记数十万行诗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已有多人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并阐释《格萨尔》这部长达千万字史诗的宏伟结构及其结构中不断增加的分部本（即所谓“滚雪球”式的庞大架构）问题；已有人用接受美学的理论方法分析研究《格萨尔》何以能广泛流传的问题，等等，都是极为有益的尝试。这种种尝试为格学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拓展了研究的思维空间，开阔了格学研究的视野。

“格萨尔学”，具有别的学科所没有，也无法替代的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深刻认识并充分发挥这一学科的优势和强点，对于深化这门学科的研究，是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格萨(斯)尔》这部古老而又年轻的英雄史诗，产生于藏民族氏族社会末期，在藏族、蒙古族文化史上有着巨大影响，作为藏、蒙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一面光辉旗帜，体现着藏、蒙民族古老而又质朴的文化传统和道德风尚。它至今仍然生长在民间艺人的创造力和人民群众的想象力之中，仍有着巨大的艺术生命力。它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多学科的研究价值。它能够把历史和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超越时空的界限，沟通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增进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挖掘、研究这部伟大的史诗，对于继承